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娛目醒心編
第一卷 走天涯克全子孝 感異夢始獲親骸

一

純孝由來出性天，三牲五鼎總徒然。
天涯走遍尋遺骨，留得芳名萬古傳。

孟子有言：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，最是人生樂事。設不幸而父南子北，兄東弟西，生離猶如死別，豈非人生極苦之事？然或遭世亂，或為飢驅，好好一堂聚處的骨肉，弄得一在天涯，一在地角，生不能形影相隨，死不能魂魄相依者，比比而有。世人每說：人之生離死別，皆由天數注定，非人分成可挽回。不知數雖注定，挽回之力，全在乎人。果其仁孝之念，發於至性至情，一當骨肉分離，生必尋其蹤，死必求其骨，極艱難困頓之時，而此心不為少挫，則鬼神必為之呵護，夫地必為之周全，畢竟報其苦心，完其骨肉而後已。古語云：「孝可格天。」蓋育明明可驗者。古來如孟宗哭竹，王祥臥冰，俱是孝感動天的故事。我要說孝子萬里尋親遺骨。且先說尋兄弟的事，作一引子，與看官聽。

話說前朝崇禎末年，常州江陰縣有一舊家子弟、姓徐，名爾正。父親已故，母親陳氏，領著幼弟一人，年才十歲，學名爾嘉。爾正從幼讀書，專習舉業；年逾二十，已經娶妻。其如命運不通，未能入學。平日事母極孝，撫養幼弟尤加愛惜。家道雖非富足，尚可度日。奈其時正值明季鼎革時候，天下荒亂，百姓流離受苦，江陰一縣屢被兵火，城中安身不得，合家人口避往城西數十里外青一埭上居住。漸漸家計蕭條、用度日缺。要曉得當此世界，留得一家性命，便是僥倖的了。

那時大兵南下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掃除餘寇，兵馬塞途，鄉村僻處亦紛紛而來。雖軍令嚴肅，難免地方騷擾，以故兵馬所至，人人關門閉戶，不敢窺探。一日，有一騎馬軍士在青山埭上經過，下馬少息，將馬係在一棵大楊樹上，適當爾正門首。其時爾正不在家。爾嘉卻好走出門來，見有一匹馬係在樹上，小孩子家頑耍心重，心中大喜，借著傍邊石凳墊腳，小孩子身輕一扒就扒在那馬背上。恰好軍士到來，見一孩子騎在馬上，他便將韁繩解脫，牽了便走。爾嘉正在要馬行動，見他牽了走，以為得計，並不呼喝一聲。那人將馬牽遠，即便彎身上馬，把爾嘉用手挾定，加上幾鞭，竟一溜煙不知去向。

再表陳氏要叫兒子讀書，屋裡不見，走出門外來尋，左右觀望，見一相熟鄰人走來，便問道：「你見我家小官人麼？」其人道：「我正要去問。方才見一騎馬人挾一孩子，飛馬而走。馬背上抱的孩子，倒像你家小官人模樣。未知如何被他挾去。」陳氏大驚，忙尋爾正來告訴失去兄弟。爾正忙從去路飛步趕去，趕了十餘里路，天色已晚，杳無影響，只得回來。母子相對悲泣。算計明日再去城中打聽。過了一夜，絕早抽身到城中探聽消息。有人說：「大營兵馬，今早五鼓起行，所掠人口，俱已帶去。」爾正聽了，便知兄弟去路已遠，猶如落在井裡一般，含淚回家，告母知道。陳氏此時心如刀割，整整哭了一夜，越思越痛，日夕悲淚不止，漸漸兩目失明。

爾正一發愁悶，欲到遠路尋訪，又念家無隔宿之糧，老母何人看顧？適近處有一開油店的，覓一僱工人，爾正欲圖工食養娘，便僱與他家，日間幫他做生意，夜間溫理舊業，讀書往往達旦。

其年適值考期，爾正辭別店主，欲去赴考。主人笑而許之。那知縣府試後，宗師按臨，高高進了一名秀才。報到家中，陳氏也自歡悅。店主且駭且喜，也肯略為飭助，把入學事情料理過去。明年有人請他處館，束脩頗厚。處了幾年館，家中漸有蓄積。一日，告陳氏道：「家中用度，一二年可以不缺，兒今日可以出門尋弟了。但須遠處遍訪，回來日子，遲早難定，母親須要寬心等候。」其母道：「兒此去尋得見，便是天從人願了！」一面囑咐妻子善理婆婆，自己帶些盤費，徒步而行。

爾正料滿洲兵鎮守北路者多，遂渡江過淮，往山東、山西、北直一路尋去，逢人便問，遍貼招子。曉行夜宿，走過幾個省分，歷過萬里程途，杳無蹤跡，只得復往南來，以圖一遇。今且慢表。

且說爾嘉當日被人挾在馬上飛走，嚇得如醉如呆。一到營中，將他放下。小孩子離了家鄉，滿眼生人，便大哭起來。那人見他哭個不住，拔出刀來嚇他要殺。小孩子怕殺，就不敢啼哭了。過了幾日，派在某都司標下服役。每日廚下燒火，堂中掃地。其後年紀漸漸長大，放馬砍柴，一應下賤勾當，無一不使喚他了。幾次欲要逃歸，又聞逃走的捉轉來要問重罪，所以一步不敢走動。

其時，爾正適到金陵，偶在城下走過，背後猛然宵叫「哥哥」之聲，聲音頗熟。回轉頭來，見一砍柴漢子，在後趕來，扯住爾正的手，道：「哥哥，那裡來？想得兄弟好苦也！」爾正道：「你是爾嘉兄弟麼？尋得我好苦！今日方得見面，為何如此模樣？」遂相抱而哭。因問：「一向住在那裡？」爾嘉道：「在某都司標下。主人拘管甚嚴，寸步難移。」爾正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且同你去見主人。」

看官，要曉得爾嘉失去時，年才十一，今隔十餘年，已成一長大漢子，又且面目黧黑，形像多改了，爾正那裡認得出來？若爾正年紀雖多了十年，形容原未改變，故爾嘉尚能認得。當日若非爾嘉叫應，竟要當面錯過了。

當下兄弟二人同到都司衙門。爾嘉先進內稟道：「小人有一哥哥，相尋到此，來叩見老爺。」都司便喚爾正進見。因是兄弟的主人，不免叩下頭去。都司便問：「你做甚麼的？」答道：「是江陰縣秀才。」都司道：「既是秀才，是唸書人了。你尋兄弟怎麼？」爾正道：「兄弟外外多年，老母家中日夜懸望，哭泣不已，至於雙目夫明，故不憚遠來尋取。欲求老爺發一點慈心，放兄弟回去，見母親一面。此恩此德，沒世不忘！」都司道：「放他回去不難。但要身價銀五十兩。如無銀子，休想回去！」爾正再四懇求，都司只是不允，只得稟道：「老爺必要身價，此時卻未曾帶來。待我回家湊足銀兩交上，然後領歸，不知肯麼？」都司道：「這卻使得。」

爾正辭了主人，別了兄弟，星夜趕回，稟知母親。家中無措，只得向親友告貸。親友重其孝友，各相資助。湊足了五十兩之數，趕到金陵，交還身價，才得兄弟同歸。

一到家中，爾嘉跪在膝前，叫母不絕。陳氏喜得涕淚交流，抱住兒子，如獲至寶，自頂至足，處處摸了一遍，忽問道：「吾兒，你的面孔怎麼大異往日？」爾嘉道：「娘看得見我麼？」陳氏道：「看見。」爾正亦忙上前道：「娘還看見我麼？」答道：「也看得見。」兩人大喜，俱向天叩頭，道：「蒙上天鑒念，我母雙目復明！」合家喜個不了。

斯時，親戚鄰里聞爾嘉歸家，俱來道喜，又知其母雙目復明，益發稱賀不絕，俱歎道：「此皆爾正孝友所感！可見天心佑善不爽。」其後徐氏子孫，讀書孝友，門第日盛，至今為江陰望族。

法昭禪師偈云：

同氣連枝各自榮，此此小事莫傷情。

一回相見一回者，能得幾時為弟兄？

此偈發人手足之愛。今看了徐爾正尋弟這段故事，就是鐵石人也該感化了。更有孝子尋親骨殖一事，其事愈難，其情愈苦。而天之所以報答孝子者，其跡愈奇。待在下細細說來，下回便曉。

同胞骨肉本相親，何事分張等路人？

萬里相尋全至性，子孫榮盛合家春。

二

謀生無計遠鄉間，妻也睽違，子也睽違。山川迢遞病支聞，生不能歸，死不能歸。思親孝子淚沾衣，朝也含悲，暮也含悲。艱危歷盡父骸回。天也維持，人也維持。右調《一剪梅》

話說明季末年，吳門有一孝子，姓黃，名向堅，字端木。其父字含美，為雲南大姚令。時值天下大亂，干戈四起，據土稱王者紛紛不一，滇南一路幾成異域。含美義不從逆，埋名隱姓，遁跡民間。孝子徒步萬里，歷盡艱苦，尋其二親以歸。聞者爭相敬慕，或作傳紀，或為詩歌，甚至演為傳奇。至今優人演唱，雖婦人孺子，莫不痛哭一回，欣喜一回，盡知黃孝子之名。

其時，有一名士計甫草，執贄孝子門下。有人道：「孝子無文采，你何故師事之？」甫草道：「吾師其行，非師其文也。天下的人，有能隻身徒步，走萬里蠻瘴之鄉，虎豹虺蛇盜賊也不怕，風波險阻也不懼，飢寒疾病也不恤，奉其二親以歸者乎？天地鬼神且敬之，吾何敢不敬？且世之拜人為師者，大抵通聲氣，樹黨援，不問其人之實行何如，依草附木，以出門下為榮。不此之非，而轉疑孝子為不足師乎？」人皆服其高論。可見人莫重於實行，而實行尤莫重於孝！

後百餘年，而又有崑山曹孝子事。孝子名起風，字士元，原籍徽州。父名子文，母李氏。子文以貨殖為業，後來遷居崑山縣，家道漸消，用度覺得艱難了。俗語說得好：「坐吃山空」。子文本係經營人，焉肯束手坐困，因思出外做些生意以為一家活計。聞得藥料多出四川地方，販賣者每獲厚利，所以決計欲往四川。兒子年幼，托弟子斌熙管門戶。又向妻子叮囑一番，約定歸期，多則三年，少則二年，帶些資本，子身獨往。

常言道：「鑽天洞庭，遍地徽州。」故徽州人作字最多，出門不憂無伴的。即家中妻小亦以遠行為常，絕不阻留。那知子文出門之後，不知不覺過了數載，音問杳然，家中不免著急，求籤問卜，幾無虛日，凡有在四川作客人家，皆去打聽消息。或言在某處曾會過一面的，或言從未會見的，捕風捉影，總無的確的信。家中用度一日窘一日，再遲下去，漸漸有絕糧之厄了，因此懸望益切。

一日，聽見有一徽客新從四川歸來，李氏命叔子斌急往探信。那客道：「聞令兄於幾年前已經病故，故同鄉客人盡皆知道。只因相去路途尚遠，故未曉得死的月日，死的地方。死信則是確的。」子斌疾忙回家報知嫂姪，合家大哭，掛孝招魂。

其時，士元年才十六，對母哭道：「父親已經身死，骸骨不知拋落何處，孩兒欲要親到四川尋取父骨回來，望母許我出門。」李氏哭道：「這裡到四川有五六千里路，你年紀尚小，又無行李盤費，怎生去得？」士元見母不允，自付道：「父即不得生還，難道骸骨也不能歸里？但家中實無餘積，盤費一無所措，如何去法？」想到此處，淚如泉湧，呼天搶地，大哭不止。

一日，忽有一故人到士元家來。其人姓潘，名甸村，原籍徽州，住居蘇郡。與子文莫逆之交，常相往來，士元亦曾見過幾次。聞子義身故，特來弔問。子斌陪坐堂中。士元出來叩謝。甸村見了，蹙蹙不已。士元坐在地下，只是哭泣。甸村問道：「如今你家作何算計？」子斌道：「吾的姪兒思欲趕到川中尋父遺骨，一則憐他年小，未可出遠；二來家中用度日極艱難，那有盤費出門？所以在家朝夕啼哭。」甸村道：「少年有些孝思，卻也難得。若論盤費，吾與令兄平日情同骨肉，亦不忍聽其骸骨不返。如若要往，願以百金相助。但令姪年小，積途萬里，孤身獨去，卻不放心。」子斌道：「甸兄有此義舉，這是吾家生死感戴的！吾姪年小，弟願代他前去，尋取骨殖回來。」甸村道：「兄肯代去，最好的了。吾即送銀到來。」說罷，起身別去。斯時，士元感激，李氏心中稍寬。

不上兩日，甸村果送盤費百兩過來。子斌便收拾起行。母子諄諄致囑：「尋見遺骨，速即歸來。」子斌諾諾而去。

自子斌去後，將及一載，母子眼巴巴無日不望。那知子斌初到川中，只道一問便有著落，及至東尋西訪，毫無影蹤。擔擱二年，看看行囊將盡，留此無益，只得獨自回家。連著在路日子，准准三年。

士元見叔父回來，依舊尋不著父親骸骨，益發傷心大哭，向母親道：「兒此番生生死死，總要尋著父親遺骨。即盤費全無，求乞前去，也顧不得！」李氏與子斌再四阻留，士元去志益堅。

其時，甸村聞子斌歸家，正來問信。士元出見，哭訴道：「前承老伯厚贈，徒負盛德。姪今親往尋訪，就令走遍天涯，沿途乞巧，亦所甘心！萬望伯父看先人之面，照顧家中老母一二。」說罷，跪下痛哭。甸村一見慘然，即忙扶起，道：「你有如此孝心，吾也不好阻擋，想上天亦一定憐你的。如無盤費，吾再助你五十兩便了。」甸村一到家中，便送銀過來。士元留下三十兩作家中用度，自己帶了二十兩作路上盤費。臨行時，母子痛哭一場。士元自料此去路程難定，歸期未卜，盤費前後不夠，總要往外打算，多留些家中，好待母親過活。

且說士元別了母親、叔父，一徑起身。初尚搭船，行了數日，漸出江南疆界，心中想道：「吾日坐船中，怎能得見父骨？須在陸路尋訪，或者問得出來。」遂辭別船家，徒步而行。又思：「我只一張嘴，那裡能逢人便問？」因而買一尺方的黃布，將父親年貌、履歷，自己尋取骨殖，求人指示的意思，備細寫明，負在背上，以便訪問。果然路上看見的人皆來相問。有的道：「是『袁憐黨』假作孝子騙人的。」有的道：「看他容顏哀戚，實從心上發出，是個真孝子。」旁人談論，紛紛不一。又有人指點他道：「某處地方，徽州人作客最多，你應某處去訪問。」

士元聽了，不論遠近，便去探訪。或日行數十里，或日行百餘里，遇不著宿頭，就在枯廟中過夜。走了半年有餘，才至四川成都府。此處卻因子斌來尋訪過一番，士元一到，便有同鄉人告訴他道：「前日令叔到此，尋了二年，杳無影蹤，看來令尊遺骨不在此處。況四川一省，地有數千里大，還宜別處去尋。」士元便離了成都，向東尋去，直至滇南境上，並無蹤跡。退轉身來，又往金川一路尋覓。其處皆高山峻嶺，行走的路益發險絕，人煙絕少。

一日，行至黃昏時候，茫無宿處，路旁見一石洞，鑽身入去，宿了一宵。天明看時，只見滿地毛骨，血痕點點，起身便走。走過數里，才見人家。居人見他來得早，便問：「客人，昨夜宿在何處？」士元告他宿處。人皆吐舌道：「此是老虎洞，如何宿在裡頭？」有的道：「此位客人，想是銅皮鐵骨的，老虎不要吃他。」有的道：「你看他背上所負的榜，是個尋親孝子，所以老虎不敢害他性命。」

又一日，貪走失路，尋不著宿店，遇一破寺，推門進去，見殿上十數個長大漢子坐在裡頭飲酒，兩旁排列刀仗，一見士元，便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敢來窺探！」士元戰兢兢答道：「是求宿的。」有人看見他背上有字，仔細一認，便對眾人道：「這人卻是個孝子，不要害他。」又道：「想你沒吃夜膳？」便與飯吃，教他宿在廊下。初更時候，只見眾人俱執刀仗而去，五鼓才回。又有人叫他道：「天色將明，你該去了。此處是小路，往南數里方是大路。」士元如言而行，果是大路。

又嘗於深山僻處見一婦人，通體精赤，長髮數尺，散彼肩上，向士元看了一回，走入深林中去了。問之居人，居人道：「此是山魅，見孤身客人，便要馱去求合，能致人死！想你是個孝子，故不來相犯。」所遇奇奇怪怪可駭可怕之事，如此者甚多，不能殫述。士元一心尋骨，全無一些阻怯。

又行數日，有人道：「再走去不是中國界了。」士元只得回來，復到成都。未識其父骸骨究竟尋得著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精誠一線上通天。只恐尋求念不專。

歷盡艱危無變志，自然絕處有機緣。

三

為人只患不心堅，若使心堅石也穿。

試看尋親曹孝子。到頭畢竟裏裏旋。

話說士元走過程途，已逾萬里，盤纏欠缺，路上飢餓，不過求乞度日。是日，重到成都，有向日會過的同鄉，都來慰問。士元

備訴苦，各人斂錢相助。有勸他且回家去的，又有說：「此處有關聖廟，最是靈驗，該去求討一簽，以卜行止。」

士元隨到廟中，跪在神座下，禱告一番，求得一簽：「利在南行。」遂辭別眾客，望南尋去。那知才過陳倉古道，錯了路頭，一直走到荒絕去處。行了數日，不見一人一屋，虧得身邊帶些乾糧，聊以充飢。又走數日，連乾糧都吃盡了。倘此時士元再行數十里，便達漢陽。無如時值隆冬，又降下一天大雪，路上積有一尺餘厚，寸步難行。見一土穴，只得暫避其中，還望雪住再行。那知風雪越大了，本是飢餓困乏的人，在土穴中足足又凍餓了兩晝夜，弄得淹淹待盡，有一氣沒一氣了。

看官，你想地本偏僻少人往來的所在，又值此大風雪，那得有人走來搭救他？就是一百個，要死五十雙了。豈知天憐孝子，必不忍令其命絕於此，故當萬死一生之際，自然走出個人來保全他性命。

話說其時有兩個好善的人，一姓項，名秀章；一姓許，名遇義。皆休寧縣人，同在漢陽作客。偶被雪阻，擔擱在朋友人家，因有緊要事，冒雪而歸。走至中途，見許多寒鴉對著土穴哀叫，又飛到二人前吱吱喳喳噪了一回，回身又對了土穴哀鳴不已，似有求救意思。二人心疑，便走到穴口一望，只見有人凍死在內。走進細看，見有尋父榜文負在背上。秀章道：「是個孝子，吾們須要救他。」遇文把手摸他鼻下，氣尚未絕，向著秀章道：「看來尚是有救，但如此荒僻地面，卻從何處去尋熱湯來灌他才好？」秀章道：「離此裡許就有人家，我去取來。」不多時，便攜了一壺薑湯，在雪地上走一步滑一步，忙忙趕到。灌下幾口，手腳牽動，眼也微微的開了。又灌了幾口，便有聲息，說得一半句話出來了。兩人大喜，便扶他坐起，再與他薑湯吃。看他神氣漸復，便問道：「你可勉強行得幾步麼？」士元點頭。兩人便左右扶持，一步一步，慢慢挨到家中。又將米湯與他吃，即忙鋪好被褥，把他安睡。

士元窩在裡頭將息一夜，精神漸覺強健，一早起身，便向兩人跪謝。兩人扶起，細問行蹤，益相敬服。須臾，擺上早飯，兩人以肉相勸。士元謝道：「吾曾有誓，不見父骨，終不食肉。」二人見其出於真心，也不勉強他。士元是夜睡在牀上，翻來覆去，只是睡不著。三更以後，剛剛睡去，夢至一處，平原曠野，滿目蕭條，路傍有白楊數株，悲風蕭瑟，只見父親坐在樹下。士元一見，忙即趨至父前，跪下抱住。其父道：「你來了麼？我有十二個字念與你聽：『月邊古，蕉中鹿，兩王申，可食肉。』你須記著。」說罷，忽然不見。但見棺木累累，停在樹下。心上酸痛，大哭起來。醒來乃是一夢。緊記夢中之言，一等天明，即將夜間的夢述與二人知道，告別欲行。二人止住道：「天氣寒冽，冰凍未消，如何走得長路？倘再有土穴之事，性命就難保了！既有此夢，日後自有應驗，且莫性急。殘冬不多幾日了，明春我們要往西陽，不如同到彼處尋覓，或者有遇，亦未可知。」

士元因二人堅留，只得住下，度日如年。過了殘冬，春氣漸溫，二人果然收拾行囊，往西陽進發。士元同往。一到西陽，借寓住下，二人各辦各人的事。士元日日尋覓父骨，探訪數日，亦無消息。

一日，項、許二人有事要到郊外，約士元同行。走到一處，路道曲折，好像曾經走過的一般。見一片平地，白楊數株，樹下停棺累累，與夢中所見無二。士元立住，下淚不止，對二客道：「此間風景，恍如夢中所歷，父骨在此，也未可知。」遇文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且到近處人家問一聲看。」秀章指道：「你看，那邊不有一老人走來了麼？想是近處居人，去問他一聲，看是如何。」

老人走近，見仙三人立著觀望，先問道：「三位是那裡的？這位客官為可在此下淚？」遇文道：「這位敝友是個尋父孝子，正有一事，欲求指示。」老人道：「指示什麼？」遇義向士元道：「你尋父榜文帶在身邊麼？」士元即忙取出，送與老人觀看。蓋此榜本負背上，因今日與兩人同行，所以上暫時收起。老人看了，道：「果是孝子！」士元又將所做的夢，父親夢中所囑咐的十二個字，一一念與老者聽，指道：「此處幾株白楊，幾口棺木，皆我夢中見過，故疑父親遺骨在此。老丈倘有見聞，幸求指教！」說罷，又痛哭起來。老人道：「你且不要哭，好與你說。老漢姓胡，住在此地已久。外路客死者，往往停棺於此。如你夢中所言，或有應驗。但此地已是瑤人界土，必須稟過官府，標有檄文，瑤人方不攔阻。據老漢愚見，你們先去稟知官府，檢查各棺，有主無主，就可分別識認了。」秀章、遇文俱點頭道：「老丈所見不差。我們今日且別，明日稟過官府再來。」問明老者住址，別了回城。

士元忙即寫明情節，稟求縣主檄查。縣主知其不遠萬里尋父骸骨，深嘉其孝，即與發檄細查。當日，縣差同了秀章、遇文尋著胡老人，齊到停棺之所，如集有主者俱來識認。一一認遍，皆有本主，單單存下一口破敗棺木，並無人認。仔細一看，棺已朽爛，白骨多露出在外。士元一見慘傷，即欲刺臂滴血。只見骨旁有牙牌一扇，共取觀看，上刻「蕉鹿」二字。胡老人拍手道：「夢中所言應驗了！」眾人問其緣故。胡老人道：「『月邊古』，是老漢的姓；『蕉中鹿』，牙牌上所刻的字不是麼？」遇文、秀章亦一齊拍手道：「後二句也應了！前在土穴相遇是王申日，今日也是王申日，豈非『兩王申』乎？」前孝子說不見父骨，誓不食肉，今日尋著，豈非『兩王申，可食肉』乎？」眾人俱各稱異。

士元帶淚刺血，滴在骨上，直沁進去，因撫骨大慟，忙脫下著肉布衫，將骨細細檢齊，包藏衣內，叩謝胡老人，又拜謝眾人，即便負骨回城，隨同原差覆謝縣主。縣主也褒獎了幾句。

士元自獲父骨後，又思起母親在家，巴不得一步跨到家中。許、項二人見他歸心似箭，也不去挽留，各贈盤費，灑淚而別。一路歸程不必細說。到家拜見母親，又見叔父子斌，俱各悲喜交集。供好父骨，旋將許、項所贈盤纏剩下銀兩，叩制辦衣衾棺槨，擇土安葬。葬時，合家痛哭一場。親友俱來弔問，皆贊歎不已。又往吳郡叩謝潘甸村。甸村道：「吾姪有志竟成，可謂難得！人家生子如此，不愁客死他鄉了！」

士元歸後，孝養老母，寸步不離，以慰數年遠離之苦。此係乾隆初年事。孝子身故，去今不滿十年。一時文人皆作詩歌以美之。

有長歌一篇，言質易曉，附錄於後：
迢迢蜀道音書絕，萬里遊魂歸不得。
麻衣赤腳走天涯，到處逢人淚流血。
尋之不得死不體，石棧天梯遍遊歷。
辛苦徵途思渺然，自傷小小遭口口。
故人仗義壯行色，今朝遠去還無年。
兒生歸兮父屍骨，兒不歸兮母眼穿。
父兮母兮兩地懸。我生不辰悲顛連！
天陰風雪斷行旅，老翁古道周飢寒。
父魂識得兒心苦。指點迷途淚如兩。
果然野外見遺棺，隱隱相符夢中語。
三巴六詔杳無蹤。此日方知埋骨所。
瑣尾流離劇可憐，背負遺骸歸故土。
我聞此事心暗悲。古稱純孝今見之。
累累白骨滿道路，天涯地角尋者誰？
狐狸叫號野鬼哭。商耶賈耶人莫知。
安得盡如曹孝子，萬古千秋名不死！